



小村的红色文墨

卜谷

漫步北京城南

肖复兴

1947年春,我刚刚落生,住在北京前门楼子东的西打磨厂。那是明朝就有的一条老街,如今,翻修一新,已是外地人来京的旅游打卡地。进街口往东走不远,地势低洼,拐一道小弯儿,老街坊管这里叫“鸭子嘴”。《明史》记载:“正统间修城壕,恐雨多水溢,乃穿正阳桥东南洼下地,开濠口以泄之。”明朝正统年间,这条泄洪沟流向前门楼子东南洼下地,便是“鸭子嘴”。如今,“鸭子嘴”不见了,前两年,在东南侧新修成了三里河公园,花草繁盛,水流蜿蜒,让历史穿越现实。

七十五年来,除到北大荒六年,其余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北京,该算是“老北京”了。其实,对于那么大的北京,了解多一些的还只在前门一带,东到崇文门,西到宣武门,南到中轴线的南端起点永定门。小时候,这一片的大街小巷,恨不得一天跑八遍,自然熟悉而亲切。尽管这里不少老胡同老宅院被拆,但依然保留着不少老北京的风貌,特别是这二十来年因为写作《蓝调城南》等书,我常到这里流连忘返,感怀思旧,目睹它的变与不变。

前些日子,带朋友去杨梅竹斜街看青云阁。青云阁是清末民初京城四大商场之一,曾经名噪一时。门额上“青云阁”三个颜体大字,是书法家何维朴所书,依然清晰还在。青云阁还是杨梅竹斜街醒目的地标,几百年还在,没有什么变化。杨梅竹斜街却有了变化,经过了重修改造,难得的一些老宅院老店铺还在,甚至一些大门上的沧桑老门联斑驳还在。看到33号门上的“山光呈瑞泉,秀气毓祥晖”,如见故人,很有些兴奋。

那天,从两广大街穿金鱼池到天坛,想起前人说到的金鱼池:“池阴一带,园亭甚多。南抵天坛,芦苇蒹葭,一碧万顷。”其实,在我小的时候,还见过这里的一片湖水。只要看过老舍的话剧《龙须沟》,就知道这里一度变成了臭水沟。如今,又变成了居民小区的楼房。街口立着老舍先生的塑像,楼的对面,一条马路之隔,便是天坛外墙。地理意义上的金鱼池,经过时代的变化、时间的发酵,已经有了历史的新的概念与意义,不能不让人感慨白云苍狗的变化。前两年,我的一位中学同学,特意从繁华小区搬到这里,为了白天逛天坛公园方便,夜晚推开窗户,就能听见天坛里的松涛柏韵。

小时候,出打磨厂东口,便是崇文门,最醒目的就是崇文门城楼和同仁医院了,再往北,是东单公园和东单体育场。如今,城楼不见,医院还在,改建成新楼了。公园变化不大。东单公园,是北平和平解放之后,北京城建的最早的街心公园之一。读中学的时候,常和同学到公园游玩,春天公园里的山桃花,开得绯红一片,是我中学时代明丽的记忆。我们也常到东单体育场打篮球,它有灯光球场,让我们玩得晚饭都顾不上吃,更是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。这样疯玩篮球的日子,一直延续到1968年夏天我去北大荒。

沿前门楼子一直向南,是如今保存最好的北京中轴线南端。当年,从前门坐有轨电车到永定门,每张车票五分钱。那时,城里可以养鸡,母亲养了两只下蛋的母鸡,几乎每隔十天半个月,就让我到永定门外的沙子口买鸡馃子喂鸡。沙子口,明清两代是赛马之地;再往南的南顶村是踏青之地;西南侧的南海子曾是皇家狩猎之地。南顶村,北平和平解放以后,先建成了肉联厂,现在已建成了楼盘。南海子,如今成为一座浩大的麋鹿湿地公园,四周商业楼盘林立,和路东的亦庄开发区连成一片,成为高楼簇新的新社区。

一天,从南顶回家,路过沙子口,那里我曾经是那样的熟悉——沙子口西口的北京第一食品厂和沙子口医院,往里走的沙子口小学,从童年到年轻的时候,我去过很多次。如今,望着大街两旁林立的高楼,宽敞大道上车水马龙和过街天桥上川流不息的人群,想当年五陵年少扬鞭策马之地,如此沧海桑田的变化,眼前的街景恍然如梦。

古诗说:往来千里路长在,聚散十年人不同。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化之中,更何况北京经历过的岁月漫长,其中的沧桑变化是极其正常不过的。要看到,这些变化之中,有很多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会有可喜变化。同时,也要看到,对于北京这样一座古都,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,有恒定不变的部分需要坚守,在变与不变的古都辩证原则和城市建设伦理中,守护和建设好这座世界著名的古都,尤为重要。只有这样,我们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之中,还能够找到回家的路,以及在回家的路上扑面而来的浓浓的乡愁。



图为北京琉璃厂。

木振华摄

大地

武夷山在赣南逶迤,山脉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平原,祖祖辈辈的客家人生活在这里的古老村庄中。而村庄里一座座肃穆的祠堂,记录着村庄的历史和荣耀。

仅江西宁都县赤坎村,就曾经有过三十多座祠堂。九十年前,红军在这里驻扎,在祠堂里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宣传标语。前些年,我重返赤坎村,看见一座祠堂里,一堵几丈高的墙巍然兀立,上面赫然书写着一幅大字标语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”。

这条红军标语让这堵墙成为独特的红色人文景观,也成了小村的一张名片。

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”“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”,这几条红军标语之所以引发人们的关注,是因为它所处历史位置重要。书写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诞生地——宁都县小布镇小布村赤坎村小组龚氏宗祠的正门高墙上。

标语醒目。有的人铭记在心,有的人则就此开拓、研究。比如宁都县的谢帆云,便是其中之一,将标语研究做成一门学问。

谢帆云是个心思细腻的驻村干部,爱写诗,也对书法感兴趣。他见到这条标语后就渐渐上心,像一字一字抠“诗眼”一样,一笔一画地抠“字眼”。从用笔、书法结构、风格等不同角度细细考量,再从中央苏区史和地方史考究,他最终判断这几条标语的写作时间为1931年,作者应当是后来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。为此,他寻找两条有力依据。

舒同是江西东乡人,参加红军后,于1930年底进入中央苏区,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,居住在宁都小布镇一带。他本职工作包含有写标语的任务,且擅写书法,因而写下大量宣传标语。而那些标语极具“舒体”独特风格——立“七分半”字体。这个“七分半”,可以说是舒体字的精华,即结构上楷、行、草、篆、隶五体各取一分,风格上颜体、柳体各取一分,再取晚清书法家何绍基风格半分,合称“七分半”。

作为专业人员,宁都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晨英、汪泓认为有责任寻找更多、更加有力的实证。他们将这些标语拍摄下来,赴北京找到了舒同之子舒安求证。

对于子承父业的舒安,这是一份从天而降的惊喜。面对照片,他当即确认这些苏区标语为其父舒同的早期手迹。兴奋不已的舒安,2014年8月专程赴宁都县小布镇赤坎村寻访其父亲当年的战斗足迹。对赤坎村中几处革命旧址墙头保留的数十条苏区标语,他一一细心品鉴,确认其中近十条榜书标语为其父手迹。

在小布镇赤坎村,当舒安看到门楣上一条清晰红色榜书标语“优待白军俘虏”之时,眼前一亮:“这条标语极具舒同书法风格,用笔线条圆健,结体宽博,有颜体书风,且笔法特点和舒同的书法风格一致。”

墙壁连接墙壁,标语便连着标语。仅一屋之隔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旧址内,几条用白石灰水刷于墙上的大字标语,虽历经九十多年的风蚀,依然可辨别出“当红军”“分田地”等几个大字。

舒安仰头细看着说:“由于当年红军的条件简陋,写这么大的字,只能就地取材,用棕把、笤帚当毛笔,所以用笔的细节上不可能那么精细,但这些字的笔画、结构都与先父的书风一致。”

离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旧址,仅数十米之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,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是一幢气派的龚氏宗祠,虽历经数百年历史烟云,祠堂仍然保持着当年原貌。

踏进这一旧址院内,正厅屋檐下一丈五高的大墙上,醒目的大字标语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”首先映入眼帘。舒安脱口

而出:“这条标语像先父写的!”随即与陪同人员一同分析这条标语的用笔特点和结构特征。

仔细观察,标语用材也很有特色。红军当年少有墨水,便就地取材,用石灰水做墨水;从河里捡来红粉石捣成粉,加水调一调就成了“红墨水”;从烧饭锅底刮取锅灰搅拌成“黑墨水”……“墨”非寻常之墨,“笔”亦非寻常之笔。由于舒同善榜书,他书写的笔,大都为简陋的棕把、笤帚,有时则为一团柔软的禾草。为了便于苏区军民认识标语内容,舒同多以正楷书写标语,并根据墙壁长短来安排标语,墙壁长,写长标语,墙壁短,写短标语。不经意间,就有了赤坎村如此之多笔墨奇稀、色泽殊异的红军标语。



二

2022年3月,我再次走进赤坎村。刚刚维修过的邱氏宗祠,几条棕红色红军标语十分醒目。屋前竖立标着“朱德旧居”的立牌。

我曾多次采访过居住在此的八十岁村民熊兰亭老人。老人的多位父辈参加过革命,二伯、四伯参加红军,光荣牺牲,父亲也曾是一名苏区干部。父亲生前时常与他讲起朱德总司令等人在他家居住的情景。红军转移后,白军占领了这里,嚷嚷着要放火烧房,熊兰亭的奶奶拼死阻止,才保住了部分房屋和红军标语的完整。

从此,熊家历经三代人,守护老屋九十多年。其间,无数的游人前来参观。

随着经济飞速发展,小布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熊兰亭的三个儿子长大成人,先后都另外择地盖了新楼房。他们一次次劝说熊兰亭和妻子林长秀两位老人离开潮湿陈旧的老宅,到他们的新房去享福。然而,无论儿子儿媳几个怎么劝说,老两口始终不愿搬离,他们怕自己走后房屋无人修葺。

“我们需要照应,这座老屋和标语更需要照应。”熊兰亭、林长秀多次说。对于房屋的照应,是日积月累的琐碎细节:墙破了要修,屋顶漏了要补,砖头松了要砌,扫蜘蛛网、扫地、疏通沟……村里的人也时常来帮忙。有一次,祠堂两扇大门快要倒塌,就是村委会请人来帮助修理的。邱氏宗祠地势较低,每年雨季雨水倒灌,屋里的水能浸没小腿肚。两位老人就赶紧端来水盆,一盆一盆地把水舀出去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他们早已把生命与老屋融为一体。

岁月流逝,老人和房屋、标语都在不断老去。去年我来采访时,熊老因中风坐在轮椅里,他由老伴推着,向我指着日晒雨淋

的大墙上两条残缺不全的标语。

“这标语再不修复就没了。”熊老不无悲怆地说。不久,在村委会的努力下,墙壁标语修好了,老人心愿得偿。

今年再去,熊老已经不在,但我看到,七十岁的林长秀,带着孙子仍与老屋和标语为伴。

三

踱步赤坎村,品读标语,字上温度、字里风云,字间春秋,让人感慨万分。村民告诉我,村里大大小小的红军标语不下千条,其中熊氏宗祠最多,有三百多条。

说到熊氏宗祠就要说到熊天星。我每次去,都见他指着阔大的墙壁一跛一跛来回讲解红军标语。

“穷人不打穷人,士兵不打士兵”“欢迎白军兄弟来打土豪分田地”。

六十三岁的熊天星是熊氏宗祠第十七代传人,他出生于这座古老的建筑,四岁从楼上跌下来,致使足跛。奶奶和父母亲没读过书,熊天星是从小读着标语识字,听着标语故事长大。后来,熊氏宗祠几经转手,熊天星始终念念不忘。对他来说,这里既有红色历史,也有亲情回忆。

1980年,熊天星进入小布垦殖场工作,做些造土纸、开垦茶山、养护茶园的活计。有了稳定的工作,他迫不及待地与父亲商量,要把熊氏宗祠买回来。几经努力,终于成功。

回到熟悉的老屋,熊天星把每个房间的标语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好几遍,给予力所能及的保护。因潮湿墙面凸起,使用胶

水托底粘住,使石灰不掉落;日晒雨淋的地方,贴报纸遮挡,防止风化;劝阻游人用手触摸……他还为楼上三个房间上锁,减少参观量。熊天星不是小气,而是要尽力保护好那些红色标语,让专家、学者以及更多的人研究、参观。

2000年开始,熊天星主动当起了红色标语义务讲解员。村里为照顾残障人士,将他纳入低保户,又为他在村里安排了保洁员的公益岗位。

自此,熊天星每天在保洁员与讲解员两个角色间不停地变换。没游客时,他是保洁员;一有游客来时,他就是讲解员。后来,游客越来越多,老熊的妻子就客串干起了义务保洁员。夫妻俩商量好,既要做好标语宣传又要搞好保洁工作,宣传、保洁两不误。2016年初,随着革命旧址的建设日益完善,熊天星的讲解工作量翻了一番。他辞去保洁员的工作,成为一名专职讲解员。

“为什么我家有这么多标语呢?因为红一方面军总交通队曾在这里驻扎过,来往的交通员多,书写的标语就多。一个人写一条,一百人就是一百条……”

那一次,熊天星刚介绍完,一名游客告诉他:“一条标语抵得一个军。”

“啊,有这样的事?”

“有呀,这是1930年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宣传动员令里讲的。标语是红军传播革命理想的宣传工具,力量大着呢!”

标语在熊天星心中的分量更重了:一条标语抵得一个军,那么我家一共有多少条标语呢?

熊天星盯着满屋密布的标语,开始了他的统计工作。有的标语很小,贴着墙脚根,有的标语中还夹着标语。为了得到一个确凿数字,他搬凳子、爬楼梯,他把楼上楼下每一块砖、每一块木板来回数了许多遍——标语共计三百一十多条,这个数字超过了他的估计。

一条标语抵一个军,满屋的标语就是千军万马。

这正是熊氏祖孙三代做的事,守护这些意义非凡的标语,让红色文墨永远流传下去。

九十多年过去,小村怀抱着这份珍贵的蕴藏,质朴、无声地伫立着,默默地向世人展示小村那一段峥嵘岁月。

图①:江西省宁都县小布镇小布村赤坎村小组新貌。

赖玉华摄

图②:赤坎村小组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暨毛泽东同志旧居。

钟小春摄

图③:赤坎村小组俯瞰全景。

赖玉华摄

制图:赵俊汝



③